

如明镜，水波不兴。天地似巨炉，宇宙如碧金。黔首无曝于空旷，黎民稀出于日中。热愈重则枝愈茂，气愈火则花欲燃。梔子黄槐，龙船扶桑；荼梅紫微，紫荆黄蝉；朱蕉紫桃，角梅洋兰。争奇斗艳，红黄紫蓝。叶荫重叠而稠，树廊蜿蜒而曲。冠盖似穹庐，虬枝比巨椽。绿枝相接，绵延不绝。百尺之竿，挂巨椰于云霄；十步之遥，见凤凰于咫尺。浓翳蔽于通衢，芳香沾于湿襟。风过蕉林，热汗倏然而干；鸟鸣榕丛，海风浩然而来。恹倦之情不再，欣然之趣骤兴。感造化之多变，弄娇花而遂巡。合抱之木，时有行客寓乎其下；擎天华盖，更期庄生蝶梦其中。户窗洞开，凯风穿堂而过；光影明灭，清波卷帘在望。良朋聚于左右，清明贯于中堂。拒热躁于体外，收敬诚于心中。

至如薄暮，风物竟华。星光飘忽于天际，华灯竟放于眼前。明日隐耀，新月渐出。海风劲吹，呼啸乎牖户之内；雀鸟归巢，鸣于椰林之外。后街夜市，人流如织；海滨浴场，众生如煮。赤橙黄绿而闪烁，宫商徵羽而漫歌。一碗清补凉，胜过南面王。吉他喃喃而歌，情侣嘤嘤而笑。少者疾而老者迟，歌者嘻嘻而戏者咲咲。海波轻摇，拍岸有声；依海而眠，抱月而终。当此时也，凭栏醉歌，六合一望无余；倚窗夜读，风月尽收眼底。

六月海岛，不啻人间之蓬莱，南海之瀛洲。置身烦热之季，却无处不清凉也。夫人处一地，热中可以取凉，闹中可以取静也。人能胜天，况如是之生态宜居胜地乎！

客肃然，再拜而言曰：“敬受教！吾将乘热气，驱红日，翩游乎南海之上矣！”

时至正晌，烈日高耀。天

起来，芳香浓郁。

另一种荷花茶制作自然法。所谓“自然法”，即把茶叶“寄生”于荷花之上，让茶叶吸取荷的清香，使茶叶的品质得到升华。清代人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里，有这样一段：“夏月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晚放，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。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”其实，早在明代茶学家顾元庆在《茶谱》中就详细记载了荷花茶的“自然法”制作过程：“于日未出时，将半含莲花拨开，放细茶一撮，纳满蕊中，以麻皮略裹，令其经宿。次早摘花，倾出茶叶，用纸包茶焙干，再如前法，又将茶叶倾入蕊中。如此者数次，取其焙干收用，不胜其美。”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“自然法”，多次用茶叶汲取自然生长中的荷花的精华营养，反复加工后收藏备用。时间较长，有点繁琐，但利于收藏。即使是没有荷花的冬、春季，照样也能喝到洋溢荷香的荷花茶。喜爱喝茶的我自然也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“自然法”的荷花茶。依照书中描述，将家乡绝好的绿茶装入透气好的纱布中包好，觅得一片环境优雅的荷塘，选一支含苞待放的荷花，用手指把花瓣轻轻拨开，把纱布包好的茶叶放进，再顺次把花瓣合上。第二天一早，等荷花完全绽放了，就可以从花蕊中取出茶叶，在微波炉中烘干就可泡茶喝了。荷花茶除了原有的清香外，更添了一份浓浓的荷香，清甘舒爽，香醇味浓。

荷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清香远溢，品格高雅，有君子之风范；而茶叶同样具有清心寡欲，温润圣洁，二者相结合，可谓相得益彰。掬一盏荷花茶在手，啜饮间，禅意心境：顿觉花开泉畔，结庐空山，探求心源，感悟人生。

荷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清香远溢，品格高雅，有君子之风范；而茶叶同样具有清心寡欲，温润圣洁，二者相结合，可谓相得益彰。掬一盏荷花茶在手，啜饮间，禅意心境：顿觉花开泉畔，结庐空山，探求心源，感悟人生。

椰子水

投稿邮箱

hnrbyfb@163.com

友人的心情我全然理解，我也有不轻不重的旧书癖，以前每周日清晨，必到东湖旧书市没走时，我们每周日还可以去淘淘旧书刊、喝点咖啡奶茶，顺便叙旧闲聊一通。如今，旧书市没了，大家也没了见面叙旧的理由与热情，只能打电话或微信聊天了。

友人的心情我全然理解，我也有不轻不重的旧书癖，以前每周日清晨，必到东湖旧书市没走时，我们每周日还可以去淘淘旧书刊、喝点咖啡奶茶，顺便叙旧闲聊一通。如今，旧书市没了，大家也没了见面叙旧的理由与热情，只能打电话或微信聊天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东湖旧书市形成之前，海口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旧书集市，只有一些零星分布在各个街边或巷隅的旧书摊。

早年海口的旧书摊，一般在傍晚开始在路边设摊，白天很难见到。像文明东路、美舍河的桥头，秀英小街以及海甸二东路人民桥头，都曾有书摊经营。

海中校门外和海师的校林荫道上，也曾有临时书摊，那是新华书店员工将书架上

被翻阅破损的图书拉来处理，当时很多经典名著也就5毛至1元一册。

当年在秀英村，也有多家旧书经营小门店，开始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个小姑娘带我去的。记得那是上午，我俩进村见到这些旧书店，我实在感到意外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芜杂的村落与满街巷南腔北调的外省务工人员，是如何与旧书扯上关系的？

带我淘书的小姑娘当时在念高三，却是淘书寻古高手。有一次，到府城老宅看古物，人家不让进，我说算了走吧，她转了一圈，竟然翻墙进去了。老宅一家人正准备吃饭，一看门口那小姑娘从墙上翻了进来，说道：算了算了，你随便看吧。

在书摊上，她是个快手，能快速地在一堆堆破旧书刊中挑出自己想要的“猎物”，所以每次收获颇丰。我忘了她的学名，只记得小名叫小宇（或小雨）。

东湖旧书市，是近几十年来，海口唯一有规模的旧书集市，与东湖古玩市场相依相伴，但旧书摊几乎占据了整个古玩市场的“半壁江山”。它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规模最大最热闹是在2006年至2016年间。

海口公园大门那条笔直的大路，将海口两个人工湖分隔为东湖与西湖，东湖旧书市，其实不在东湖边上，而是在西湖边上，为什么这么叫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旧书市沿西湖南边一条狭长的小路两边摆开，从靠近旧海口戏院附近起，中间夹杂一些古董摊，一直蜿蜒至大同路的椰树门对岸，两边摆书，行人中间穿梭。

夏季天热，逛摊人也不少。到秋冬季节，天气凉爽，这里便人头攒动，本地人与北方南下的好古癖旧者，全挤在狭长的湖边小道上，卖海南粉和北方馒头的小贩，夹杂其间，吆喝叫卖之声，此起彼伏……中央电视台文化栏目及外省的电视台都来报道过。

当时，在东湖摆书摊的除了海南本地人外，还有东北、西北、四川、湖北口音的外省人，这些人基本是常住海南的。有一个摊主，是广东人，每逢周六从湛江过来，周日摆卖一些有关广东、海南的旧书刊和文房雅玩。他说：能赚出饭钱和路费就不错了，主要想交结一些新主顾，回去后继续联络。

当年的书摊，各类图书五花八门，满满当当地沿墙堆放，或摆在湖边的树荫

人，都有闲暇的时候，可如何度好这份闲暇时间，却彰显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，甚至于生命境界。

“闲”有种种，最好的休“闲”方式，似乎，应当是闲出一份“雅”来。

知堂老人周作人，一“闲”下来，就“吃茶”。但他说：“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……我所重的，即在这自然之妙味。”可以看出，周氏之闲吃茶，其要，不在于物质享受，而在于精神获得，所以，他在“吃茶”消闲之时，每每悟得一些人生道理，最经典的表达就是：“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。”

他在“吃茶”中，有所思；于消闲中，品得一番人生滋味。基于此，他对日本的茶道，也别有一解，他说：“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作‘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’，在不完全的现实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。”——茶道，于繁琐的形式中，彰显着一些形而上的生活道理。

香港“四大才子”之一的蔡澜，工作之余，则喜欢做一道美食。在蔡澜看来，享受美食，只是一种结果，更享受的，还是做美食的那个过程。食材，不必山珍海味；食器，亦不必金珠玉，也许，一切愈简单愈好。

他在《下酒》一文中，曾经这样写自制一道佳肴的过程：“把一个小火炉放在桌子上，上面架一片洗得干干净净的破屋瓦，买一斤蚶子，用牙刷擦得雪亮，再浸两三小时盐水让它们将老泥吐出来。最后悠然摆上一颗，微火中烤熟，‘噗’的

旧书刊行情看好，售价也相对高一点，但这类书刊，书源很少，卖完了有时半年都不一定能进到货。

大家访书寻古之后，自然是上湖边的茶馆或咖啡厅吃早茶，交流淘书访古所获。有时中午顺便小酌几杯，然后各自道回府。

上周末，难得连日酷热之后，天空飘落了些许微雨，傍晚的空气中挤出了一丝凉意。与几位朋友在骑楼老街小酌之后，东郭兄说他最近在老陈家淘得几册珍贵旧籍，建议大家一起去老陈家转转，于是大家欣然前往。

老陈原租住美舍河边一处民宅，现搬至椰林路一幢老旧居民楼里。东郭兄平时少出门，但今天开车七拐八拐，竟然能找到老陈家楼下。

上楼敲门，老陈见我们一队熟面孔

鱼贯而入，惊喜道：哎呀呀，都是老朋友啊，几年未见了，欢迎欢迎！狭小的两居室内，四处堆满了老陈收罗来的旧书刊。

老陈说，这是一部分，房子太小，还有

很多书放在别处。

那些年，海南渐为世人关注，喜欢海南文化历史的读者渐多，书摊上有关海南的文史旧书资料较为抢手。于是，有心的摊主，会将海南文史书刊、资料单独摆在一起，以便客人挑选及卖高价。

我认识的一位摊主老陈，他收罗的海南文史旧书刊、旧资料是最多的，为此，我每次逛摊，总要先到他摊上看看，生怕好书被捷足者先淘去了。

老陈是临高人。老陈的书摊，是为数不多的夫妻摊。他妻子也是海南人，看上去很壮实。两人很勤快，每逢周日，天刚蒙蒙亮，他们已将一捆捆旧书驮来书市。书还没完全摆开，早起淘宝者已围过来了。所以早餐往往得摆弄妥当后，再随便叫个海南粉或北方馒头就开走了。

因为有妻子帮手，老陈摊上的旧书

常常是最多的，摆的也很长，夫妻俩一人

照看一头。老陈说：近些年海南文史类

下。湖水时常很臭，老一辈人称“臭水沟”，若是平时，可能会绕道而行，但周日淘书寻古的人流热情高涨，穿梭往返，如过江之鲫，全然不顾。

五花八门的书摊中，有人专卖正版字画书刊，一律半价。有人则专卖盗版画册，价格更便宜。有个叫阿华的，常年戴眼镜，海口人，三十来岁，专卖文学类著作，看来是喜欢读书的主。但大多数书摊，都是不分门类，杂收杂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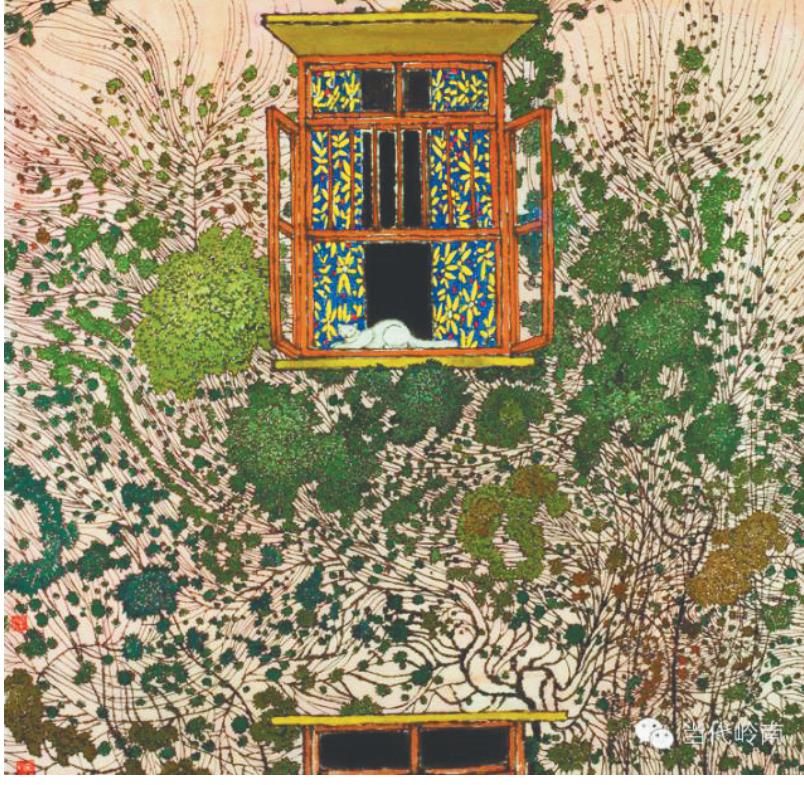
那些年，海南渐为世人关注，喜欢海南文化历史的读者渐多，书摊上有关海南的文史旧书资料较为抢手。于是，有心的摊主，会将海南文史书刊、资料单独

摆在一起，以便客人挑选及卖高价。

我认识的一位摊主老陈，他收罗的海南文史旧书刊、旧资料是最多的，为此，我每次逛摊，总要先到他摊上看看，生怕好书被捷足者先淘去了。

世事无常。董桥在《七十长笺》里说：英伦八年，我跟几个英国朋友一起逛旧书店买旧书，然后几个旧书店老板都成了朋友。我们与老陈也是这样一种关系。说实在的，我对老陈这样的旧书业主向怀敬意，没有对旧书执着的炽爱，谁会选择干这一行？

那晚在老陈家，东郭兄淘获几册旧刊资料，我没找到中意的书刊，就收了两支旧毛笔。同行有人笑我：旧书没淘到，也要淘支旧笔回去。我笑答：“落古”太深，就这点爱好了。



《窗台上的小白猫》(国画) 陈新华 作

的漂亮小男孩；一个穿法兰绒裤子戴贝雷帽的四海为家的瘦长侨民；一个穿短裤戴帽子的胖老头。”

最终，纳博科夫把这种休闲方式，发展成为一种业余爱好——“蝴蝶之爱”，进而达到一种研究者的高度。纳博科夫还为此，写出了多篇论文，甚至于，有几种蝴蝶，居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以至于后人说，研读纳博科夫必得寻两条线：一是他的作品，二是他的爱好——蝴蝶之爱。否则，即不足完备矣。

你看，这就是“高雅的闲”——赋予闲暇一些意义，在消闲中，做出一点儿成绩。

或许，有人要问“你列举的都是一些作家，一些名人，寻常人呢？”寻常人如何？其实，寻常人，也能赋予消闲一份风雅，或者一些意义。

最典型的，就是乡下老人的冬日负暄——晒太阳，是也。南墙根下，柴草垛前，老人们拿一只脚搁，倚墙而坐；或者，撕一把柴草，席地而坐，如此简单，又如此安好。薄薄的冬阳，暖暖地晒着，老人们负暄而谈，或者闭目养神，仿佛，无所思，面容是那样的安静而祥和——没有名利追逐的狰狞，没有惊心动魄的恐慌，有的，只是一派的宁静和舒适。

时间，仿佛在这儿停下来，你从他们脸上，懂得了什么叫恬淡人生，懂得了什么叫足常乐；他们，以实际的行为告诉你：什么是“自然之子”。

故而，乡下老人之“负暄”休闲，实在就是一种“大俗中的大雅”——是“雅在俗中”。

两条铁轨平行地向远方前行  
穿越崇山峻岭  
横跨江海湖泊  
列车倾压身上  
一种默契  
不靠近，不分开  
默默厮守  
保持恒定的距离

不改变彼此的距离  
让不幸悬空  
就这样平行地前行相助  
在列车从你身上呼啸而过  
小鸟会为你歌唱  
在你身上跳舞

植根于大地  
无论沧海桑田  
为众生平安  
你们平行的距离  
定格成纯洁美丽的人生

### ◎铁轨精神

你们卧倒地上  
紧嵌路基  
就像横亘大地上  
没有句号的两行诗行  
让南来北往的人们  
阅读

也许不知道哪里是你的终点  
但你身上承载飞驰的动车  
你没有感觉疼痛  
与列车上的欢声笑语  
一起奔走

穿过的隧道  
横跨的桥  
风吹雨打，日晒冰冻  
你淡定自如，从无停歇

山花盛开又凋谢  
凋谢复盛开  
站台上的人  
上车，下车  
你始终匍匐前行  
眼望星空，胸怀天地

黑夜无法吞噬  
车窗里微弱的光  
我看见你的灵魂  
沿途竖起座座丰碑  
上面写着铿锵的诗行——  
坚定  
坚守

### 盛夏的况味

泛白的稻场上  
阳光终究堆积成了烈焰  
晌午的村子  
水牛泡在柳荫下的池塘  
不敢发声  
唯有蝉在树林里嘶鸣  
听不出是哀怨还是狂喜  
傍晚，爬上山坡的月亮  
已被炽热的火烧云  
蚀刻成一把崭新的镰刀  
恍惚间，我看见  
水田里的祖父，弯下腰  
用它割起温顺的稻子

### 荷塘月色

这四个字，就是如画的故乡  
最真实的写照，一塘碧叶一池荷花  
目光里的一望无际，却遮挡不住  
那钻出来的几声蛙鸣  
夜风清凉，月光如水  
今夜我从尘世间抽出身来  
赴与你的这场前世之约  
月光为媒，今夜就让我做你唯一的恋人吧  
清风不言，明月无语  
我的一颗心啊，就这样在这样  
一塘碧水里绽放出这莲花般的心事  
那芬芳的荷香啊，足以  
香甜我一生的回忆

### 老船长

眸明穿骇浪，襟阔纳星光。  
身护祖海，情牵华夏疆。  
渔歌圆旧梦，帆影入云乡。  
更路传先业，心灯伴远航。